



杨浦人 种藕

杨浦人

# 另一种叙事记忆:工人子弟(之七)

管新生文

6

一夜无眠。

10月18日凌晨,约莫二三点钟,天空正一片漆黑,我们接到了通知,立即出发!于是迈动了两条腿,不辨东西南北地走啊走,一步不落地紧跟前面的同学,而前面同学则紧跟带队的军人。一直走到中午,似乎到了郊区地界,那是一条不太宽的马路,路边即是农田,远处有荷锄的农民在不停地向我们张望。同学们很有秩序地分成两排在马路两边列队,一声令下,席地而坐,不准站起,且有军人以身体设立警戒线拦在我们的前面。隔不多远,便有一架又一架的木扶梯高高耸立,胸前挂有各大媒体记者证的摄影师攀了上去架起机器对准了同一个方向。道路两侧的电线杆上,高音喇叭在居高临下地一遍遍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曲。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地,高音喇叭里响起了雄壮的《东方红》乐曲,车队来了!顿时欢呼山起,同学们轰地一下全部站了起来。六辆警卫摩托车飞驰而来,紧随其后,是一辆吉普开路,车开得很慢,车顶上有一圆状天线在不停地旋转。只见第一辆敞篷汽车上,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左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不时地微笑着挥动手中的军帽,向两边的人群致意;第二辆车上是林彪,比缓慢还缓慢地挥动着《毛主席语录》;第三辆车上是周恩来总理,接下来是其他中央领导的车,陈毅贺龙都戴着一副墨镜立于车厢两边。当时刘少奇邓小平还没有被打倒,也参加了这次接见,乘坐末

尾一辆敞篷车的是刘少奇主席,他当时正遭受批判,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在政治舞台上露面。最后是江青乘坐的小轿车,江青一会从这边的车窗中伸出手来挥动《毛主席语录》,一会又转向了另一边的车窗。车队的两旁,有不少的警卫军人在跑步跟随。

突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见班上的徐元宏同学手持《毛主席语录》冲出了警戒线,几步便窜到了江青的小车边,并且胆大包天地将个奇大无比的脑袋伸进那敞开的窗户中去了!没想到江青正从小车另一侧的窗中伸出手去向路边的红卫兵频频挥动《毛主席语录》,根本没有注意到身后发生的状况。说时迟那时快,一个虎背熊腰的警卫军人大步冲了上来,一把将徐同学的衣领揪住,不开口也不说话,如同无声电影一般,轻轻一抓,一抖手,完全像丢小鸡一般将他用力甩了出去!那位警卫军人甚至连回头看一下也没有,跟个没事人一样护卫着车辆绝尘而去。徐同学则大为狼狈地狠狠一跤摔倒在了我们面前的尘埃里!警戒线上的军人立即奔跑了过来,大声呵斥:“你想干什么?”好半晌,徐同学才一脸委屈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说:“我想……我想调换江青手中的那一本《毛主席语录》。”

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小插曲。两年以后,徐同学以三代根正苗红的校红卫兵团成员的身份,写下血书去到了反帝反修第一线黑龙江戍边垦荒。

他也是工人新村的工人子弟。按今天的网络流行语,可称之为“控江一哥”。终究,“哥只是个神话,哥早已不在江湖,但江湖却流传着哥的

传说……”

我们参加的是第四次——后被更正为第五次的接见,时为1968年10月18日下午。

### 相关链接

10月18日的接见不再是群众游行,而是在中午时分,两列队伍绵延在五十华里的长安街上,前面的席地而坐,后面的伸长脖子,等着领袖乘车检阅。有一个参加这一次接见的红卫兵说那一次他们是头一天晚上接到消息的,每个人领到了四个鸡蛋、四两肉和半斤馒头。午夜十二点就开始出发,一直在耐心地等着,只见一队队解放军手挽手组成了一道警戒线,工作人员乘着摩托来回巡视,大喇叭里一遍一遍地播放毛主席语录歌。人群中常有毛主席来了的误传,引起一阵阵的骚动。直到毛主席真的来了,人群轰地一下涌向马路边。车开得很慢,前面的人都清楚地看见毛主席手中挥动着一顶军帽,额上的头发随风飘动着,只是没有听见毛主席在说些什么,后来才知道毛主席说的是要车开慢点……当带队的解放军要集合队伍返回时,才发现队伍后面有几个同学正在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原来,当毛主席的汽车开过来时,他们正在上厕所,等他们走出来时,毛主席的车已经开过去了。痛失见到毛主席的大好时机,怎么能不懊悔不已啊!看到这种情景,大家都为他们感到惋惜,但也只能劝说他们以后再找机会到北京来见毛主席了。这一天,毛主席沿着东西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等街道,乘车行走了二十五公里,共接见了一百五十万革命师生代表。

上算术课,每位学生都会带上一把算盘,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大家奔跑着,算盘背在后背上,算盘珠噼里啪啦上下跳跃,响个不停,有调皮的孩子还会把算盘当拖车,将书包放在算盘上面,一路拉着,一路狂奔,伴着一路声响,乐此不疲。后来,我学校毕业后回乡当上了生产队的记工员兼现金出纳员,凡是记工分、记账都离不开算盘,尤其到了年终分配时,那算盘可日夜忙个不停,声音悦耳动听。算盘越来越旧,只是那噼里啪啦的美妙声音,常常让我怀念和回味。

### 抗战记忆

## 怀念老师教我的歌

■张家驹文

70年之前,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上海。

“大丹河水滚滚流,流不完的两眶眼泪一肚子的仇……”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歌声,从一所不起眼的弄堂小学——智民小学里飘出,时而悲愤,时而激昂。教唱歌的青年女教师名叫汪萃英,学唱歌的是教室里十一二岁的小学生,其中一个小男孩就是我。

汪萃英老师是我读五年级时的级任导师,教我们国文和音乐,一直教到我小学毕业。我们非常敬重汪老师,特别喜欢上她的课。汪老师上音乐课时教我们唱抗日歌曲,她一面教我们识简谱,跟着她的风琴学唱,一面特别耐心地对我们讲解歌词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教我们勿忘国耻,教我们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汪老师上国文课,教我们读文言文《满江红》,她一面给我们解释古文,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一面教我们唱古曲“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她讲解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木兰诗》,也是这样,用好听的古曲教我们唱这首三百余字的长诗,好让我们很快唱熟牢记下来。她总是谆谆教导我们从小要立志学习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保持民族气节,抵御外敌入侵,决不能当亡国奴。汪老师就是这样,于传授知识的同时,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爱国心、报国志的种子。

抗日战争胜利后,汪老师在课堂上仍然常给我们讲时事形势,揭露黑暗,反对内战。她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唱《古怪歌》、《你这个坏东西》、《茶馆小调》等讥讽、反抗反动统治的歌曲,还教我们唱《山那边呀好地方》等,后来才知道是解放区的歌。汪老师不仅是我音乐上的启蒙老师,也是我思想政治上的启蒙老师。我小学毕业后进中学,上海解放后抗美援朝参军到外地,同汪老师失去了联系。

1962年,我所在的空军政治学校迁址上海。我回到故里旧地寻访,原来的小学早已改成幼儿园,汪老师也不知去向。但我寻师的努力一直没有放弃,终于在1974年元旦那天下午,偶然听一个旧时邻居说,曾在静安区某医院见过汪老师。我喜出望外,当即赶到医院,从当时的“工宣

### 闲话花样

## 痒辣子

■郑树林文 剪纸

一到夏天,小百搭到外面去玩,老百搭就会提醒小百搭当心“痒辣子”,痒辣子是什么,现在已经不太能听到了。

小百搭也不管老百搭什么意思,还以为痒辣子大概是什么晚上出来的东西,反正晚饭前回家就没什么关系。

等到下午小百搭回到家里对老百搭说浑身痒痒的,不知道是什么小虫咬的,老百搭一看,“跟依讲当心痒辣子,当心痒辣子,依看看被伊刺了伐。”“我又没有碰到这个痒辣子,看也没有看见,怎么会咬到的,这个痒辣子是什么东西啊?”老百搭一听晓得这孙子勿晓得个痒辣子是什么。

老百搭告诉小百搭,痒辣子就是毛毛虫,阿拉小辰光勿懂事体,一到夏天就爬树,这树上有许多花花绿绿的小虫,全身都是毛毛,那毛毛一粘到身上就痒痒的,火辣辣的。大家就讲是痒辣子。

队”那里,得知汪老师是地下党,解放前以小学教师作掩护。我问清了地址,直奔老师家门。开门的小青年见我身穿军装,大声喊道:“妈,有个解放军来找你。”老师从里面迎出来,我一眼认出她手背上的一块黑记,激动地拉着她的手连声喊老师,老师一脸惊讶,显然认不出她的学生了。我扶着老师走进客厅,坐下,握着她的双手,仰望老师慈祥的面庞,唱起当年她教过我的歌,唱了一首又一首,老师听着听着就和我一起唱了起来。歌声,把我们带回到上世纪40年代的岁月,但老师仍认不出我是谁。我提醒说:“那时我是个穷学生,老师送过我写字簿子,毕业时还送过我一支绿色的可以装进铅芯的活动铅笔,我一直把它带到部队。”老师皱着眉头,仍一脸茫然。我再“启发”说:“我是全班最矮小的,坐在教室第一排靠窗口第一个位置。”老师还在苦想。我有些急了,“您是我们的级任老师(即班主任),我是级长,还是学生会主席哩,您一点也记不得啦!”老师终于开口了:“你好像是姓张吧,名字实在说不上。”我赶紧自报姓名。这场“师生相认”的“戏”大约足足演了不下半个钟头。走出“戏”境,这才发现,客厅里还坐着老师的爱人、儿子、女儿,还有两个客人,他们都坐在那里看我旁若无人地“演戏”呢!事后想想还真有点汗颜。师生相隔27年又重逢,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直到午夜时分我才依依不舍地道别。

隔天,我携着妻儿登门拜谢恩师。从此,每年过春节,我都会到老师家拜年,40年来从未间断过。老师年事已高,每去必以汤圆、春卷、八宝饭“老三样”待我,这是我到老师家必须完成的“作业”。前几年老师因病住进了医院,几度病危,去年春节大年初二,我偕妻到病房探望老师。昏睡中的老师听到我的名字,微微睁开了眼睛。迎着老师慈祥、欣慰的目光,我仿佛又回到了小学的课堂上。

在我探望后不到一周的时间,敬爱的汪老师走了。今天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老师教过我的歌又重新在我心中激荡!您的学生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加给大丹河的屈辱,松花江的苦难,不会忘记“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怒吼,更不会忘记《毕业歌》唱出“担负起天下兴亡”,和《义勇军进行曲》中“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战斗号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要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给青年一代上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一课,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看到小百搭身上痒辣得难受,老百搭到食品店买来糯米团,用糯米团在小百搭的身上滚来滚去,不一会小百搭身上毛毛虫刺毛被糯米粘出来了。小百搭也终于知道这痒辣子的厉害了。

现在小区里的树木绿化一到夏天,绿化养护工人就会打农药将那些毛毛虫杀死,但是不可能全部杀得死,总会留下一些。小孩子到绿化丛中去玩耍,也许这些毛毛虫的毛就会粘刺到身上,身上就会感觉到痒痒的火辣辣的。



岁月悠悠

# 难忘算盘岁月

■郭树清文

我和爱人在收拾整理多年不用的物品时,发现了一把木制算盘。

当年我爱人下乡在崇明时,当过生产队会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军后,被分配在驻地百货公司批发部工作,这把算盘就是这时买的,一直用到

转业回上海。以后,尽管在上海工作时调换过几个岗位,都没有离开过算盘这个行当,算盘可谓是陪伴了她从青年、中年,一直到退休。

尽管现在算盘早已被电脑、计算器替代,但我们一直珍藏着。

记得上小学时,我们开始学珠算,用上了算盘。那时候,学校每次